

續碑傳集卷二十四

江陰繆荃孫纂錄

道光朝督撫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高平祁恭恪公墓志銘

張穆

公諱墳字竹軒一字寄庵系祁氏高平縣孝義里人曾祖斯滄國學生
祖杲工部員外郎考汝煢嘉慶庚申科舉人中書科中書公年十四補
縣學生員時學使者戈仙舟太僕教士嚴稍扞格輒眾辱之試高平得
公卷則大驚謂不可伍於眾獨揭一榜標異之贈以詩如曲江之遇鄴
侯也嘉慶元年年二十成進士改刑部主事展轉郎官越三十年至道
光四年乃外授河南糧鹽道五年擢浙江按察使六年擢貴州布政使
九年拜刑部右侍郎尋授廣西巡撫十三年調廣東十八年拜刑部尙
書二十年逆夷犯廣州明年正月大兵會剿公奉
命往辦糧臺事務塗次改授兩廣總督防夷籌海歐血酸辛又越三年
公不還矣公自主事升員外郎郎中皆坐辦秋審處開館增纂則例爲
纂修官每持一議廉平周浹老於文法者不能奪兩逢京察列上考皆
奏留不使去嘉慶十八年承辦教匪逆案凡數百起

特旨獎賜大綬嘗隨葆齋那公仙舟帥公果亭成公文文敬公數讞獄
山西直隸湖南廣西諸省道光五年武康徐蔡氏獄婁經勘治未結正
臬司至自引決

上以公代往鞠之遲又久端題開豁得其旁證寃乃雪其內召爲侍郎
也有挾怨燒殺一家數命者司員以誤遺火種風烈延燒爲詞公不答
徐取日記小冊示之曰某日之夕星斗燦明無風君爲囚地獨不爲一
家數命地邪卒擬抵其不爲世俗之仁又如此公爲人循循始始若不
敢少縱而旄節所涖輒能得其邦之魁才賢士以爲已用而比有功江
華獠叛蒼梧獠應之由大貴山龍井村出道石墟謀奔江華公旣豫調
軍將塞與長塘接壤之姑漣桂嶺諸山口用舉人陸錫璞吳元德策先
撫其獠之良者授同知易中孚兵俾便宜行事中孚聞叛獠已出道石
窮追及之於芳林渡相持一晝夜痛勦之禽殺殆盡公用是
晉太子少保銜潮州普甯縣爛匪聚眾肆劫莫敢誰何公用同知姚東
之策出不意進圍塗洋賊巢立縛其渠正法禽黨羽四百數十人行旅
以安在總督任用學正曾釗策設險師子洋北遏夷舶闖入用監生樊
封策屯田虎門海壩百六十餘頃逆酋百麥擾三元里民怒磔之公因

用訓導黃培芳拔貢余廷槐策檄諭屬縣團練南海番禺順德東莞花
縣龍門從化清遠土著民爲七社不費官帑一錢而輪戍虎門諸臺二
千人有奇聽調五萬人有奇建倉儲穀十萬石有奇公自通籍後一典
廣西學政一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所拔士多通達治體以吏績著稱晚
更患難益知惟才爲足恃因上變通考試遴選真才之疏大意欲倣唐
宋制科爲五目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鈴曰製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
候曰熟諳輿圖情形不分文武已未仕及攻舉業與否果屬通才皆許
以名上

聞詳試錄用其鄉會試第三場亦倣此五目略如元人經疑之式設問
破格收之議屢不行二十三年冬病劇次年正月得
告因疾代未卽行五月二十八日薨年六十有八遺疏入

命照尙書例賜卹諡恭恪

諭祭葬子之銓之鏐皆以本官儘先選用配楊夫人生子五之鈺辛卯
科舉人福建沙縣知縣後公八月卒之銓戶部員外郎之鐔國學生殤
之鏐候選知州之鏐癸卯科舉人女二適刑部員外郎張楫陝西邠州
知州韓鈺孫男九惇棕愷擇寶書遐齡長齡鳳鳴太平二十六年十月

初二日之銓等將扶公柩葬於祖原之次請銘銘曰
公才精練少而卓然雪沈放實定讞若神星轡往來楚粵晉燕仲山將

明
恩意廣宣遂以明刑受

兩朝知拔之郎署置之監司開府粵嶠跨越東西妖巢墮落絕其桄梯
際會多難有枋斧柯側身兩閒仰天奈何敵情叵測民情悅和民情則
和公髮日皤匪維髮皤歐血云多變生何常得才則平公履所交豪雋
心傾垂歿一疏彪彪丹青大星宵貫萬士吞聲我銘公臧言薙其纖龍
鸞螭屈

賜碑共瞻泫水洄洄縣壺巉巉鐫詞邃室證史何慙

誥授榮祿大夫前雲貴總督賀君墓志銘

唐鑑

君姓賀氏諱長齡字耦庚號西涯晚自號耐庵湖南善化縣人也舊籍
鎮海其高祖上振公為湖南司獄恤囚有隱德貧未能歸居會垣為善
化人世世以仁厚傳家迨君為雲貴總督曾祖士英祖國華考啟曾皆
贈榮祿大夫曾祖妣馮氏祖妣陳氏妣嚴氏皆
贈一品夫人君英姿動人而志高言下見善如不及勇於任事自秀才

至詞翰常以文章爲羣黨雄而自視恆闕如也初放廣西考官繼

簡山西學政稱得士之盛云

今上登極大簡賢能君以春坊贊善出守南昌以察吏助大府指臂信
 讞舒民間疾苦深得上下心二年七月擢充沂曹濟道四年閏月擢江
 蘇按察使五年四月升江蘇布政使時以清口塞議海運協揆英和連
 疏其利而外間以事涉創始慎之不敢決君主之海運乃行六年十二
 月調山東布政使時庫項驟竭君立清查局或追或補數月頓清旋護
 巡撫條奏甚眾七年九月調江甯布政使十年十月請假省親丁母憂
 服闋因疾請假十五年四月奉

召入都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正月授貴州巡撫閱九年而升雲貴總
 督君之惠政在貴州者雖屢冊不能罄而其待士也尤加意焉養之教
 之奮而鼓之循而導之優游而涵育之擴充其所已能輔翼其所未逮
 父之於子師之於弟不是過也凡書院義學在省垣者暇則往焉或背
 書或摘講經義樂此不倦固其所好抑亦愛士之心深也他若迪官方
 澤黎庶緝盜賊懲胥吏贍倉儲練營伍收恤孤嫠存養嬰幼開通溝瀆
 布種桑棉亦皆義肅仁安法明恩備君好與人詰辨相知與不相知但

可與言見則發端啟問逐層推詰窮其原又竭其委叩其中又討其邊
愈攻愈進應者傾囊倒篋不足以給之而君方颯然未已也蓋其聽
言也順而易受其取言也廣而能蓄一人作如此言然之一人作如彼
言亦然之惟其善而已無彼此也其讀書也亦若是君無日不讀書亦
無書不讀未聞者記之數聞而互異者亦記之一篇若是易千百篇亦
若是是以胸懷磊落得於古者足得於今者多事來亦以其所得者應
之而已然而千得之中未嘗無一失也而心之光明則可以告於天下
之總督任適永昌回變督兵勦辦亦卽解散次年遺孽復行聚搶以是
左遷河南布政使骸疾告歸旋以前案羅觀察揆殺過當未經嚴參落
職君少失怙恆痛不及祿養又以官遠不能迎奉太夫人爲不樂居喪
三年不出閭閻友於兄弟雖遠每月必數起居以爲常戚鄰貧乏者周
恤不少吝晚年尤好行善事君生於乾隆乙巳年二月初八日戌時卒
於道光戊申年六月初六日巳時葬長沙明道都南嶽廟金雞菴之原
元配徐氏前任河南固始縣知縣諱坦公女繼配鄭氏山東同知諱士
杰公女韓氏山西平陽府知府諱某公女皆早卒陳氏同邑處士諱鐸
公女妾陳氏馮氏吳氏子二長殤繼配陳氏出次詒令胞弟桂齡之子

人繼娶丁氏翰林院侍講學士名善慶公女女五長適河南固始縣前任山西巡撫吳公諱其濬長子蔭生元禧徐氏出次殤鄭氏出次殤韓氏出次殤陳氏出幼妾陳氏出孫女一君才高望重交遊徧天下而於同邑唐鑑最親且信葬有日其孤走書請銘不敢辭銘曰

梧桐兮高岡鳳凰鳴兮

邦家之光萊竹兮淇澳圭璧綽兮君子之獨君子之獨兮至隱實大兮聲揚而聞遠名孚其實兮仕乎其學仁愛其心兮經緯其腹先民而勞兮先士而覺不顯其恩兮雨甘林綠不大其威兮風柔草肅欵釜兮黔之陽迢遞兮阻且長思君之去兮徒倚而傍徨祝君之來兮蘋藻而羔羊惟此遺愛兮百世烝嘗

林文忠公傳 金安清

林則徐字少穆侯官人林氏自唐後即為閩中甲族前明科第尤盛史稱其三世五尚書皆以清德著公生時閩撫徐士林鳴騶過其門故公父名之曰則徐以徐公有德於閩也公少而沈敏慤謹事親至孝為帖括之學實事求是不涉時趨以嘉慶甲子領鄉薦百文敏由楚督左遷汀漳龍道一見目為大器廣為延譽張蘭渚中丞撫閩招入幕府張為

乾隆樞直舊臣精吏治公相從四五年盡識

先朝掌故及兵刑諸大政益以經世自勵辛未成進士甲戌留館以編

修用丙子典雲南鄉試己卯擢御史海盜張保納款後以副將仍官粵

公特疏請調西北邊缺以杜舊黨簧鼓之漸

睿皇帝深賞之京察一等授浙江杭嘉湖道下車後於所屬海塘水利

悉心求之一攝運司從帥仙舟中丞釐革夙弊浙鹽至今守其法以疾

引退道光初元起病

宣宗夙知其賢奏對大稱

旨授南河淮揚道未三月擢江蘇按察使申理淹滯搏擊豪強風采卓

著癸巳大水松江民有聚眾告災洵洵將變巡撫已調兵公力陳不可

扁舟往解散民皆悅服是年通省災振事一以委公綜理精密活老弱

無算而帑不稍糜且爲當牛之政冬質春贖各截牛角單原王爲驗次

年春耕無一踏斃者民頌大起江浙兩撫議修七府水利以繼夏原吉

之績奏公總其成

殊此卽朕特派非伊而誰其承

異眷也如此會丁內艱察屬致賻皆卻之甲申冬高堰十三堡決口洪

湖水盡涸無以濟運急修石工蓄水江督選舉天下廉能董其役首以公名上

特起公以墨經從事數月工竣而公積勞疢作會戶部奏行海運自明永樂迄今已四百餘年未舉舊典無徵大府交章薦公爲總理困於疾未赴遽歸閩中丙戌兩淮鹽綱渙散諸臣皆獲譴責奉

旨奪情以三品卿銜署理鹽政公堅請終喪次年入都授陝西按察使旋擢布政使復丁外艱里居三年庚寅起復授湖北布政使調河南又調江甯一歲之中周歷三省所至貪墨吏望風解綬疆臣重其才皆折節傾心下之多所興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廢墜人才賢否無纖悉不知知無不行

上亦眷倚特甚一時賢名滿天下至兒童走卒婦人女子皆以公所莅爲榮輒曰林公來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諸歌謠荒村野市傳之以爲樂

本朝自陳恪勤陳文恭後長吏聲譽之盛無與公並者辛卯秋特授河東河道總督公以不諳河務辭其疏云臣自問不敢欺而不能不受人欺則與自欺奚別言極懇至

上溫詔答之勉赴任河東承前人奢靡之後聞公至皆悚勵懼旦夕嚴
効公獨先以誠信許其滌舊染勉自新老成之士朝夕諮訪豫東黃河
多至十數廳所儲歲料數千垛皆徒步抽驗其虛實繪全河形勢於壁
孰夷孰險一覽而得羣吏公牘不能以虛詞進風氣爲之一變是冬奉
江蘇巡撫之

命自此撫吳者五年吳人夙感公惠聞公再來益大厥施出境謳迎者
數萬人時辛卯再大水壬辰癸巳相繼患澇河事孔棘沿河開壩及通
倉交兌費益重旗丁倍其數取之州縣州縣倍其數徵之小民一軍船
津貼多至千金蘇漕一百六十萬石分載數百艘徵米之外費多至數
百萬惟閭閻是求民旣困災又困於浮勒有棄田以逃者漕務大壞十
三年秋杪陰雨不止稻已刈復敗例定秋災不出九月公方擬以續被
災荒例請緩而

嚴旨詰責陶文毅方督兩江亦躊躇未敢決公乃單銜密疏瀝陳江蘇
連年錢漕之累小民之苦反覆數千言堅請緩徵
上鑒其誠特允所請是年江蘇微公言官民全局幾殆其疏略云民爲
邦本食爲民天故下卹民生正所以上籌國計若避怨沽名不以國計

爲亟則無以仰對

君父卽爲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江蘇向稱繁富乃在百貨流通今則權子母者旣無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昔年尚患無墊買之銀今且患無可買之米晝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寢席大江南北爲各省通衢中外仕宦甚多一切實情難瞞眾人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舉發之人但求多寬一分追呼卽多培一分元氣云云疏彙爭相傳鈔遠邇爲之紙貴小民間之皆嗟歎聚泣慶更生公念漕政爲倉督漕督所主運道則轄之兩河臣東南有漕者六省督撫預其事非蘇撫一人能抗而吳民旦夕就斃終夜輾轉不能已乃倣周文襄酌劑公私田加耗減耗之法凡百畝中有二三十畝近乎沮洳者皆爲之請緩推之千畝萬畝皆然統覈其田畝之數約七八成餘則報歉米數則就其上則者計之俗名曰暗減賦且緩徵例於次年帶收惟遞緩則已民閒得此惠喘息爲之稍蘇士大夫有頌公者公輒顰蹙曰此非平世法乃一時權中之權願我一日在吳則自操其銜勒吏不能欺民可得實若繼之者不推其濟變之初意而漫然從事則守令必有緣以爲姦高下其手將損上不益下矣流弊所窮貪涼

靡止我方負作俑之罪千載下孰能諒之迨公去蘇十數載聞一一如
公言然細民究賴以存活公在粵奉

旨飭議奏大理南漕條陳有疏曰臣經理五屆蘇漕但能無誤正供而
實不敢云無弊公焦心劇肝拯吳民於水火中而不自爲德惟知引過
自咎且直陳於

帝主之前其事

君之光明憂民之惻但古之純臣無以過也十六年署江督禽斬巨盜
吳黨運等數百置之法江北以安駐清江浦催空運糧艘河員有潰防
僨事者公特糾之不少貸次年述職入都卽奉

旨擢湖廣總督甫莅任大閱士伍徧歷楚南北籌江隄修防諸事宜猺
匪藍正樽滋事在趙金隴後爲亂兵所戕

上不之信南撫訥爾經額坐褫職公乃密疏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藍
正樽一日不死則一日人心不定設有假託嘯聚則禍將復起乾隆末

川楚之變卽由嚴緝劉之協所致

殊批云有膽有識不愧古大臣之風兩淮鹽務江督主運楚督主銷往
往議論不合公與陶文毅相契如一時韓范於淮鹽之入楚者引爲己

任裁岸費清輪規嚴飭弁役緝私於疏銷利民之策無絲粟不詳盡准
齎方爲大暢而禁煙之事起雅片煙者產自南印度爲英人屬埠乾隆
時始入中國嘉慶稍盛有嚴禁迨至道光而吸食徧各省出洋銀以數
千萬銀價一兩易錢二緡軍國度支莫不交病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
以嚴行禁約定限一年六閱月過此則置大辟
宣宗惡之深飭疆吏月具煙犯摺以期新法必行方條議時公力陳其
害愜

上意有此禍不除數十年後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語奉

硃諭密圈

命入都計事

召見十九次

賞紫禁城騎馬

給欽差大臣關防馳赴粵沿海水師一體歸節制蓋西洋互市惟廣東
一口爲雅片煙所從來專責公以清其源也公夙以天下事爲己任感
上殊遇毅然成行而中外柄臣有忌沮之者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邊
鄙爲公慮公謁座師沈鼎甫侍郎曰死生命也成敗天也苟利社稷不

敢不竭股肱以爲門牆辱相顧涕下遂出都道經燕趙楚越官紳來謁者苟有一得皆諮詢而籍之入粵卽會同廣督鄧廷楨嚴劾厯年底私之督標副將韓某以徇前督李鴻賓設巡船專查煙土委任韓弁乃得重賄縱庇之洋煙之橫實出此公特首糾之籍其家累巨萬官民大服啟粵秀書院觀風以禁煙試時務策粵人皆交口宜禁公才望赫奕冠寰宇英酋義律懾公威重與廣府余保純洋商伍姓者密議願繳在海船上二萬一千箱易絲茶償余乃常州紳士爲公撫吳時激賞素以幹力著伍則與義律最昵知使節不久留欲彌縫其閒而陰與洋行分年償其直其稟牘恭甚公據其詞入告奉

旨嘉獎有不慮爾等孟浪但慮爾等畏蒞語公乃馳檄宣示英國王詞意剴壯外國爭傳其文就省城外濬大池焚燬數月始盡陶文毅卒旋奉

旨調兩江總督樞相忌其功思困之乃請以鄧調兩江而移公爲粵督命下余伍之初計沮公亦知事未易竟嚴飭義律具結嗣有販煙來粵者貨卽入官人卽正法義律諾其半而正法一事難之蓋西洋行律卽重譴無殊死者相持數月無要領照例封艙停貿易斷水穀驅逐出澳

門義律遷延海外以兵船嘗試公與提督關天培密布水師兵弁一轟
之於九龍山再擊之於夾沙嘴凡三挫其鋒英人自通市於嘉慶己巳
吳熊光任道光癸巳盧坤任皆恃礮火在省河耀兵恫喝當局遷就竣
事無敢實以兵力懲創之者有之自公始西洋聲教素不通中國其質
易主於洋行至其國之道里風土兵民習尚虛實強弱人無知之者公
獨設開得其新聞紙及外洋紀載通以重譯能中其窾要而洋人旦夕
所爲纖悉必獲聞西酋駭爲神助水師大小兵弁亦畏公號令嚴無不
致死力無戰不捷中國機巧之士公皆羅致之密製火攻器具黑衣乘
潮焚其巨艦長風怒濤中萬眾呼號不復相救義律窘迫甚乃請命於
英王集同人公議乾隆朝平準回平兩金川平緬甸平安南威稜震
海外知中國勢盛無敢以用兵請惟英商嗜咤失煙土最鉅願罄己資
千萬助軍而仍懾公之在粵也兵船過老萬山望洋瑟縮不敢入犯知
浙江懈於防己亥七月徑陷甯波定海縣浙撫烏爾恭額張皇入告京
師大震訾議漸起而英酋亦狡甚遽赴天津海口投書直督琦訴冤抑
琦前督兩江時公爲之屬後時望出其上深嘆之遇公保定議時事不
合論直隸屯田水利又憾公越俎至是得閒遂密陳撫議意在擠公所

爲樞臣內助之

上意動批公他摺責斥甚厲公具摺請治罪而附片云雅片煙之害如洪水猛獸雖堯舜在上不能不爲驅除

大聖人執法懲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斷無有以雅片煙爲不必禁之理請褫職赴定海軍效力以必勦爲期得

旨革職以琦署兩廣總督公隸麾下備差遣琦悉反公所爲許償兵費二百萬以香港地畀之要挾日甚虎門遂失守琦被逮公奉

命以四品卿銜赴定海裕謙軍營七月復奉旨與鄧督同戍伊犁行抵清江浦河南祥符河潰大學士王文恪出司

塞決奏請公赴工效力乃改河道至汴梁先後六閱月風雪中日夜坐與士卒同畚鍤正月歲事奉

命仍往伊犁公乃寄孥關中攜二子出塞凡三年將軍布彥泰深敬公以新疆方興屯田無可屬計無踰公者特疏請公總其事周歷天山南

北二萬里東西十八城濬水源闢溝渠教民耕作定約束數十事計闢各路屯田三萬七千餘頃大漠廣野悉成沃衍煙戶相望耕作皆滿合

兵農而一之歲省

國家轉輸無算而回民生計亦大裕爲百餘年入版圖未有之盛丙午特旨賜環以三四品京堂署陝甘總督青海番族叛公督兵驅勦甫定移撫陝西值大旱公籌畫災振請行捐輸事賴以集公以積勞疾作乞退

溫旨不允丁未正月擢雲貴總督趣赴任滇南通省漢回維處客主相忌不通婚媼始則漢民勢盛官恆偏袒積久回怨深屢報復同性忍驚而專一漢民渙散轉爲所屈守令懼釁巨又從而抑漢就回往復之間率不能平道光中有通判張景沂讞禮拜寺前隙地納賄啟爭端漢回仇殺千人難由是始丙午丁未閒迤西道羅天池信紳士之言一夜誅城中回眾逾萬老弱無不併命至爲冤濫賀長沙爲總督處置未協革任去以李文恭代之用兵數月稍有緒量移兩江

上以公馭邊精審特以滇事屬公自丙子典試至是逾三十年矣昆明人士聞公重來距踊甚兵事始末隱微罔不畢達公先以文告徧示通省曰今爾後但以良莠不分漢回莠則雖漢必誅良則雖回勿問剗切明曉聞者皆感泣故後來雖駢誅之徒亦甘心就戮相謂曰吾曹一身固殄而子孫戚族從此永出覆盆雖死猶活我也公臨大事輒舉其要

續編傳卷二十四
以生道殺民多類此保山回民滋事公奏請親臨督勦且閱迤西永昌
一帶邊務簡精銳三千人以往滇軍自阮文達內召十數年卒伍廢弛
公素號令明肅壁壘一新出師之日旌鉦夾道將士皆奮厲有壯采滇
民觀者山谷填咽僉謂雍正鄂文端後所未見中途聞彌渡亦警乃疾
趨先擊之一鼓埽蕩保山匪徒聞風震懾公未至卽呈請縛獻公素偵
知首要各犯姓氏別有杜文秀者機警多智曾入都控滇事公撫而遣
之入賊巢按名就縛無一人遁公詳列各犯罪狀五雀六燕悉當辜卽
漢民有句煽附和先事凌激者亦一一窮治之中外警服定善後條約
絕後患奏入

上大悅加公太子太保

賞孔雀翎公旋省後遽遭鄭夫人之喪公少境遇艱糴糠藳至是悲
不自勝而頻年積勞舊疾疝氣大作屢請乞身

宣宗春秋高盱衡中外忠實可倚無出公右將以資望用公入相兼樞
政堅勿許公先後疏至十餘上

宣宗不得已勉徇其請己酉夏受代啟行滇民焚香載酒遠邇不期而
集至數萬婦孺奔走號泣擁公馬幾不能前士紳銘公德政自迤西至

黔界大書深刻巖壁殆徧省城書院生徒繪截鐙圖以紀其事公瀕歧與寮屬論回事曰馭邊者公勤仁明威少一不可守令能公勤則小釁可弭大吏能仁明威則眾心自服經此次創艾區區之力不過維持十年過此非所知矣迨咸豐七八年滇患復熾悉如公料公自沅湘泛大江東歸過南昌居百花洲養痾月餘從容歸閩未幾宣宗崩聞至公慟哭攀髯病體益劇不能入京謁

梓宮潘文恭杜文正以公

先朝耆碩彙征之典首薦公爲

文宗初政有具經文緯武之才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語與周文忠同被召未赴洋人據省城烏石山閩督劉百計遷就之諸紳大譁公家居持論侃侃洋人畏公逡巡避去而閩督大憾之將劾其撓撫局會廣西賊

起上卽家起公爲欽差大臣赴桂林辦賊公聞

命一日卽行前事遂寢而閩督亦被臺諫褫職矣公力疾督師年已六十六自許可償馬革之志桂林土賊大小十數股聞公將至輒相約棄戈投誠願自解散粵東壯士舊隸公部者爭請自效廣督徐爲公

年家子募驍健五千人爲一隊先期致書於公公中途方爲之申約束定規制而疾大作抵湖州憊不能興日夜苦滯下數十次學使許閣學爲公故交按試相值公猶向索書籍時淮南改票鹽公搥牀曰奇禍自茲始矣楚中游手以鹽爲活者眾一旦失生計必大誤國甚於粵匪後寇滅必力言於

上創懲議者許公悚然而別公忠誠篤斐蹇蹇匪躬至臨危猶變在天不二日公遽薨易箆時以指向天呼星斗南三字無一語及私連日大風霾日色昏翳海潮夜嘯慘冽哀鳴異於平日遺疏上聞天子震悼贈公太子太傅

特諡文忠自乾隆初傅相國後百年無此典矣

天鑒優崇蓋異數也而粵寇無所忌畏馴致海內大亂迨武昌陷鹽船水手數萬人率從賊爲前驅直下東南以靡始服公遠見焉公身體不逾中人端凝嚴重行止如載華嶽矚目疏朗光奕奕出數步外神采威秀顧盼風生與人和易温粹雖卑官下寮輒與坐論終日鮮惰容驕色能使人盡言而考訂詳審博覽彊記纖芥事數十年不忘屬僚謁公必先畢夜温故牘猶有不能對者而公數其曲折某地某人及錢穀畸零

瑣屑千端萬緒了了然如螺紋之示於掌上聞者駭服故人之事公如對神明如臨師保庸妄之念非惟不敢騰諸口並不能存諸心尤慎舉劾歷封圻十四省所薦不過數十人皆以才德致通顯爲時名臣而無一人貽物議其所擯斥尤少於舉數人皆沒齒無怨詞雖受劾者之戚族亦服爲至公奏牘中論屬吏優劣適如所分從無譽之過情而毀之過當者於近人推許蔣襄平嘗謂以人事君之美我不能比蔣公十一願蔣進賢多而猶有徇虛聲敗末路之士公則非深知其生平者不妄薦也公以端亮敏毅上結

宣宗知遇道光一朝三十年凡河工海運鹽政軍事苟遺大投艱必專任公始終

眷倚同列不敢望中閒遭讒小挫湯文端奕都護皆以薦公膺譴責而上意實眷之不衰故晚節尤盛督撫同官一省往往多齟齬甚至水火交寅寮能推功讓能雖自守以正而不以名位矜己不以賢智先人遇事宛轉商榷惟善是從無隱情無成見各省督撫司道皆樂與公共事無一隔閡失歡之人固公之局量足以容之也愛士最摯所至書院績學之士及高才生率承敬禮優恤勉勵多掇巍科以去文書中有

佳贖必詢其幕客姓名籍記而揄揚之千里之外舊交故吏雖歷久輒詢其處境之枯苑有不待請而拯掖者有當困厄而遠爲湔雪者皆喜過望感之次骨一時文臣軍吏無智愚賢不肖皆樂爲之用甘爲之死且有得譙讓而猶以爲榮者周旋朋舊睦敦戚黨必誠必信於細民之情僞困敝災振諸事深思曲體凡所設施卽其人自謀亦不及此江南科場素患擁擠公爲江甯藩司釐定規條刻時懸旗魚貫鱗次法簡而易旁及水漿糕餌及廁溷細務皆求其爲士便各省援以爲式至於今仍遵守焉程侍郎春海贈公楹帖曰爲政若作真書緜密無閒愛人如保赤子體會入微人皆傳誦以爲工於形容公在翰林以書名出入歐董尤長小楷爲世所重終身無嗜好雖書畫碑版亦不甚經意朝夕孜孜不倦者國政民瘼兩大端而已公盛德純忠豐功偉績他人得一已足名世而公所樹立俚指未能盡其尤著者新疆屯田江南漕振雲南回務三事皆以一時貽百世之利一心布萬民之澤粵東燒燬之役雖論者謂之過當而西人傾國之資呈繳至二萬餘箱終公任番舶不能遲志於粵二十年來洋人紀載於中國大臣皆直斥其名惟公則尊之曰林文忠無敢慢之者使全局堅任公張

國威而靖外患又豈不可必哉且使公延數日之命則粵匪已如鳥獸散何至蹂躪至十七省而

宗社幾危劫運所關雖公亦無如何也公生子三長汝舟道光戊戌翰林次聰彝浙江候補道署按察使三拱樞刑部郎中皆秉公訓恪謹廉退世其家女一適同邑沈中丞葆楨公之甥也少英雋耿介公課之嚴致不相能而於公女伉儷甚篤任江西廣信府賊大至城空公女獨守井待盡招沈同難賊退後曾帥以實狀疏達

上爲動容沈由此不二年開府公忠藎之教施及女子如此可謂難矣公仁聲洋溢凡血氣之士皆爲翕服至寇亂後山野鄙儒不知時王政體不知民生利害但牽附一二杞宋不足徵之法譬公功烈之卑學術之淺始稍稍有異詞嗚呼公之功水土稼穡之功也公之言布帛菽粟之言也而其誠則感孚於異類浹洽於羣黎非權術所能致矯僞所能沽固不屑與妄比唐虞三代之王安石虛負大名之殷深源較尺寸之短長也

評曰林公之成績茂矣方之前修如湯和之沿海列屯周忱之治吳滅賦李化龍之開泖平播其聲施相上下特公能兼之耳葛相之才遜於

景略後人不以彼易此者君子所貴在信與誠驥不稱其力聖經固深訓之矣陳壽之贊也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由其用心平而勸戒明千載下公其庶幾焉鄭僑之猛甯武之愚公其嚮往者歟

林文忠公別傳

李元度

道光三十年春

文宗皇帝既嗣服下

詔求賢時太子太保雲貴總督侯官林公方引疾家居潘文恭世恩杜

文正受田交章以公應

詔奉

召入都未卽至九月

上以粵逆洪秀全等稔亂

特命公為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勦尋

命署廣西巡撫事公故嘗督粵威惠著聞中外想望丰采至是力疾出

粵民額手相慶賊黨散大半秀全懼謀遁入海十一月公行次潮州薨

遺疏入

上震悼優詔議卹

賜祭葬

予謚文忠自公薨後軍民失所倚賊寢不可制未幾踰嶺涉湘絕長江踞金陵爲窟穴蹂躪徧天下又十四年竭海內全力塵乃克之論者謂生靈多阨致天不憖遺使得假公數年賊不足平矣然公之身繫天下安危尤不始此也先是公總督湖廣時鴻臚卿黃公爵滋疏請禁鴉片以塞漏卮

詔下中外大臣議公條上利害

宣廟嘉焉十八年冬

命以欽差大臣涖廣東查辦海口事務明年補兩廣總督公宣諭

德威繕守備於虎門各海口添建礮臺設木桴鐵索奏移高廉道駐澳門撥隸水師資控馭時通商之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惟英吉利持兩端九月夷目義律等以索食爲名糾師船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目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

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其貿易英人屢撼之不

動則大懼既以粵之無隙可乘也乃改圖犯浙陷定海掠甯波沿海騷動在事者莫能折衝禦侮爭歸咎公因中傷之代者至悉反公所為恐和議之不速成也撤公所設各隘兵以媚之英人遂徑犯粵城公知事不可為具遺疏以待圍解

命以四品卿銜赴鎮海軍營效力尋謫戍伊犁海疆事自此益棘王文恪鼎湯文端金釗至以死生去就爭之卒為忌者所持不能得向令公得始終其事決裂不至此公之為天下重也可勝道哉公諱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父賓日歲貢生家貧力學以經術掖後進有子三公其次也生而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如洪鐘每劇談隔舍數重聆之輒了了年十三補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就某邑令記室闡撫張公師誠見所削牘奇之延入幕嘉慶十六年公年二十有七成進士選庶吉士派習

國書授編修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祕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靡遺識者知為公輔器矣典江西雲南鄉試分校己卯會試咸得士二十五年補御史海寇張保投誠後累官副將至是擢總兵公慮其愈驕蹇不可制也疏劾之

仁宗踐其言授杭嘉湖道修海塘興水利士民德之會聞父病卽引疾不待

命馳歸道光二年授淮海道明年擢江蘇按察使決獄平恕民稱林青天尋丁母憂明年奉

旨赴南河督修隄土工竣仍回籍六年夏

命署兩淮鹽政以未終制辭不拜七年按察陝西遷江甯布政使父憂歸濬福州西湖以惠桑梓十年夏補湖北布政使尋調河南十一年復調江甯遂擢東河總督疏辭

優詔不許尋奏言稽料爲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埽灘埽併埽諸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已將南北十五廳各埽逐查抗弊者察治得

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埽從未有精核如此者十二年春調江蘇巡撫吳中浮饑公奏免漕糧籌振卹清釐各屬交代盡結京控諸獄昧爽視事夜過半方息數年如一日焉會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終始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持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公此言蓋生平得力處也先是公任江藩以

各屬水災建議倡捐資振資送留養收骸瘞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
籽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經江督陶文毅澍奏行至是事竣在事者得獎
敘公之爲臬司也奉

詔綜辦三江水利以憂歸嗣經陶公奏

允孟瀆瀏河分年籌辦至是孟瀆工竣公以瀏河爲三江之一淤墊尤
甚請勘辦

從之又言江蘇錢漕倍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勢難一律清款
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剜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新款
果能全解則州縣無新虧舊欠亦可冀彌補得

旨竭力爲之江南人文甲天下鄉試恆萬六七千人入鎖院時竭一晝
夜之力不能畢有擁擠仆斃者公創設信礮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
日晡而畢十七年春擢湖廣總督荆襄苦水患歲以爲常公躬自監視
隄工奏籌襄陽等屬鹽務緝私及辰沅道屬苗畷屯務各事宜皆

如議行尋疏報南北兩省拏獲興販鴉片之姦民
璽書褒美又以江漢安瀾請列漢神於祀典

從之十八年冬入覲

賜紫禁城騎馬遂有粵東之

命公之在粵也奏虎門收繳英吉利躉船鴉片已十逾其八得

旨褒敘及奏請勦撫兼施

手敕報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益浪但

誠卿等不可畏蕙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尋請停貿易又

諭曰該夷自外生成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尙何足惜公所陳皆稱

旨爲忌者所中傷卒不安其位而天下自此多故矣公議戍時河決開

封首輔王公鼎出視工疏留公督辦工成仍就戍有門下士官陝迎謁

公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

曰子毋然

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

天恩厚矣臣子自負

國耳敢憚行乎公在塞外奉

命勘辦開墾事宜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

拉克塔爾納沁等城縱橫三萬餘里水利大興稍暇則以筆墨自娛

公書具體歐陽詩宗白傅在官事無巨細必躬親家居必熟訪民間利

貴事學

病白請當道求題詠者雖踵接不暇應也至是始得肆意遠近爭寶之
伊犂爲塞外大都曾不數月縑楮一空公手蹟徧冰天雪海中矣二十
五年秋

賜環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月

命署陝甘總督會野番肆劫先飭鎮將防護馬廠時承平久營政弛公
出按邊命演巨礮舉營無知者一老卒能之公立授以官士氣爭奮尋
勦捕番族及漢姦殆盡明年授陝西巡撫關中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
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饑也飭官爲收牛償其值勸富民質牛予以息
次年乃大有秋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滇中漢回構釁垂數十年焚殺
無虛日議者各有所祖莫能決公至諭之曰止分良莠不分漢回適回
民丁燦廷赴京疊控漢民沈正達等有司提犯解訊保山民糾眾奪犯
燬官署搜殺回戶并抗拒鎮道兵公提兵出勦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
客回甸土匪滋事遂就近勦彌渡破其柵殲匪數百保山民股栗縛犯
迎師公召漢回父老各諭以恩信復乘勢搜獲永昌順甯歷年拒捕戕
官諸匪寘諸法得
旨加太子太保

賞戴花翎引疾歸滇人繪象以祀家居倡驅夷議外夷方爲斂迹而當事思中傷之會

璽書召用讒者乃止時方以西洋爲憂後進成就公請方略公曰此易與耳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然是時俄人未交中國者數十年聞者駭焉公之薨於行臺也易簣時呼星斗南者三年六十有六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吳民苦賦重講求漕政不遺餘力在粵時

中旨詢江南漕務公條舉四端曰本原曰補救曰本原中之本原曰補救中之補救

宣宗褒許擬俟粵東事畢次第施行

文宗之召公也將使籌畿輔水利卽公前疏所謂本原中之本原者也

以二聖知公之深任公之重以公報

國憂民之心一往無所卻顧而卒不果行惜哉然公於政事無所不盡心而其尤關天下治亂之數者則以辦夷務勦粵寇二者爲最鉅而皆齎志以終此海內士大夫下及婦人孺子所繇太息流涕共爲天下惜

頃之有切切私議者曰洋事壞矣壞於公過刻凡物質灰便無用獨鴉片灰力反勝質公乃不用火投煙土於坎雜角子石灰水沃之卽洋艘油布裹藏舵底者悉泅毀無遺漸致府夷怨或又曰壞於公過驟英例君與商共治其國用而煙利駕百洋貨上乃不走一紙書先禁約而後搜查罔計彼折閱忽任吾銷毀無怪挑夷怨而夷果藉以有詞嗚呼由前之說尙出細人由後之說雖君子亦叢詬焉謀國不臧駸駸乎併口同聲矣及遲之旣久歷證余所聞實不然蓋公自奉

命莅粵卽移檄英國王詞義嚴正宣

上威德飭禁興販旋繕守禦於虎門各海口添建礮臺設木桴鐵索又明年授兩廣總督則益修備以碎石寶破舟沈諸隘增募水陸防守奏移高廉兵備道駐澳門撥隸水師資控馭時通商之國以十數見兵威若是厲禁若是無夾帶煙土仍給茶葉大黃又若是咸傾心受約束惟英目義律等持兩端尋以索食爲名糾師船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目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剿撫並請

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其貿易英人屢撼之不

罔不神色飛揚抵掌前席惟恐余言之竟也以上見秉彝直道有不期然而然者然而傳聞異詞閒至失實今不衷諸一是將承譎襲謬雖不能掩瑰琦之光亦何以釋後來之惑跡公生平善政良法殆難僂指數要其愜心者爲回城開墾而飲恨不磨則未若防海禁煙之爲甚煙禁旋弛海患日深微特事敗於垂成復變本加厲焉微特讒聞於一時復騰謗無已焉一似公爲禍首罪魁有斷斷無可解免者天日在上余雖禱昧所不能不大聲疾呼拯人魘寐者此也雅片煙者產西洋印度國明時流入中華本草綱目著其名曰阿芙蓉藥籠備物而已用者絕匙有賤丈夫者製管開鐙橫陳對吸以是沈痼終其身印度旋淪於泰西之英吉利國英遂獨擅其利權康雍倍徒乾嘉什百道光且千萬英之利不可勝窮而華之患不至家無完人國無餘財不止黃鴻臚爵茲有憂之疏請塞漏卮部議加等治罪勒限一年六閱月逾限販者吸者予纒首公於丁酉春來督吾楚奉

旨交議公條上利害甚悉嗣奏陳拏辦情形

宣廟嘉之璽書褒美明年

命以欽差大臣查辦海口事務水師並歸節制是爲公涉洋事之始居